

八一建军节

军号嘹亮

热血河山

韩中州

步入古田会议会址时，我的目光被入口处一个栩栩如生的身影吸引。那是一尊小红军吹奏军号的塑像，他约莫十三四岁的模样，一身灰蓝色的军装穿戴整齐，绑腿打得一丝不苟。最生动的是他的神情：腮帮微微鼓起，眼神坚定，仿佛正将全身的力量，凝聚于这一声号音之中。这塑像身形瘦小，让人忍不住在心底暗暗猜测他的年龄，如果他活到如今，应是百岁高龄的老红军了。可他永远定格在少年的模样，永远保持着吹号的姿态，嘹亮的号音仿佛随时会从那斑驳的军号中迸发出来。

这个红军小号手，让我想起电影《古田军号》里那个小号手刘有田。1929年冬天，闽西山区寒风凛冽。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，史称“古田会议”，会上确立了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的原则。古田冬天的这一场雪，净化了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；古田冬天燃起的这簇火，照亮了人民军队前进的正确方向。影片中的军号，由一个红军小号手吹响，嘹亮的号音穿透时空，多了一层凝重的意蕴。战士们知道，他们的号音不再只是冲锋、撤退的信号，更是为理想而战、为人民而战的精神号角。

这个萌态可掬的红军小号手雕像，并非静止的青铜或石材，而是一团凝固的火焰，一段被时光封存激昂旋律。塑像中的少年挺起胸膛，英姿勃勃，头戴一顶灰军帽，帽檐下的大眼睛透着超越年龄的坚毅。他昂首后仰，举号齐眉，姿势充满张力，紧握军号的手攥住的不仅是一件铜制乐器，更是千军万马冲锋的命令。

离开古田，我驱车赶到“共和国摇篮”瑞金，从1931年到1934年，这里一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。在瑞金众多的革命旧址群和云石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，在红井、叶坪、二苏大、中华苏维埃纪念馆4大红色景区，这里的红色印记无处不在。横跨苏维埃大道上的红五星雕塑，彰显着热血荣光。风过红都，松涛阵阵，似在回应那一声声穿越时空的号角。

军号，用最简单的音符，传达着最明确的指令；用最嘹亮的声音，凝聚着最坚定的信念。军号是红军在烽火硝烟中吹响的独特文化符号，是一种流淌在军人血液里的精神图腾。红军的每个连队都配有一名号手，他们要熟记上百种号谱，不同的调式代表着不同的指令。而成为号手的战士，往往要经过异常严苛的训练，他们要练到能将号音吹得比风还远、比山还高。当年，正是这嘹亮的号音，唤醒了沉睡

的山河，激励着无数年少的红军司号员，从中央苏区出发，突破封锁，跨越雪山草地，将红旗插遍神州大地。

1920年出生于赣州信丰县的朱力金，参加红军时不满12岁，长征途中曾担任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五连的司号员。朱力金视军号为自己的生命和武器，历经突破乌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险阻，他是赣南红色历史的重要见证者。

比朱力金年长5岁的罗广茂，15岁参加红军，曾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。1932年，红军颁布并出版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，内含340多首曲谱。罗广茂结业时获颁此谱，立下“人在号谱在”的誓言。1934年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，罗广茂负伤留守，与部队失散。为保护号谱不被敌人获取，他将其交给母亲保管，自己外出漂泊躲避追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罗广茂一直寻找号谱未果，直到1974年，他在拆建家中谷仓时，发现母亲当年将号谱用油纸包裹并钉在底板下，得以完好保存。次年他将这个国家一级文物及号嘴捐赠给宁化县革命纪念馆。

赶到于都县时正值午后，丽日蓝天，白云悠悠。根据事前做好的旅游攻略，我们一行人驱车先后渡过于都县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而修建的5座纪念馆：红军大桥→长征大桥→集结大桥→渡江大桥→胜利大桥。5座大桥由西到东依次排开，长桥卧波，气势如虹。

1934年10月，于都河畔秋风萧瑟，中央红军主力在600米宽的于都河上搭起5座浮桥，开始了战略大转移。队伍中有许多小战士年龄还不满15岁，他们扛起比自己还高的步枪，腰间别着锃亮的军号，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。在于都东门渡口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，我又看见一个红军小号手的塑像，比古田那个小号手神情里多了一份凝重，仿佛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万里征途。军号声响起，不是冲锋号，而是告别苏区的出发号。他目光如炬，腮帮鼓起，似有激昂的声音从号角中传出，是呐喊，是不舍，还是一往无前的决绝？渡过于都河的那一刻，历史的重担就压在他们稚嫩的肩上。

一路追寻到了井冈山，车子拐过山弯，最先映入视线的是茨坪入口山坡上那座《胜利的号角》的雕塑：青铜质地的军号被红军战士刚劲的手紧紧握住，缠着一道鲜红的飘带直指苍穹，主体高8.1米，基座宽10.27米，尺寸设计寓意南昌起义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时间。创

作灵感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的那把铜质军号，冷峻的金属在井冈翠色的映衬下泛着沉静的光。

在黄洋界景区入口处，有4个身穿灰蓝色军装的小红军塑像，精神抖擞地站成一排。有手握步枪的；有仰天吹号的；有手拿望远镜的；有举着红旗行走的。我的目光被那个小号手吸引，他的身量还不及一杆步枪高。小家伙身姿前倾，灰军装的袖口挽了两道，腮帮子鼓起圆圈的，那把铜号已举到嘴边，仿佛一口气就要把天吹破。他那张脸太小了，小到五官都模糊成几道简单起伏的轮廓，可正是这几道轮廓，让我看见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站在90多年前的风里，鼓着腮帮子，把全部的气力都灌进那把铜号里。这些半大的红军小战士站在黄洋界的入口，像是给每个来瞻仰的人，送上一声革命的问候：一城摇蓝唤醒工农千百万；一山星火照亮长夜赤县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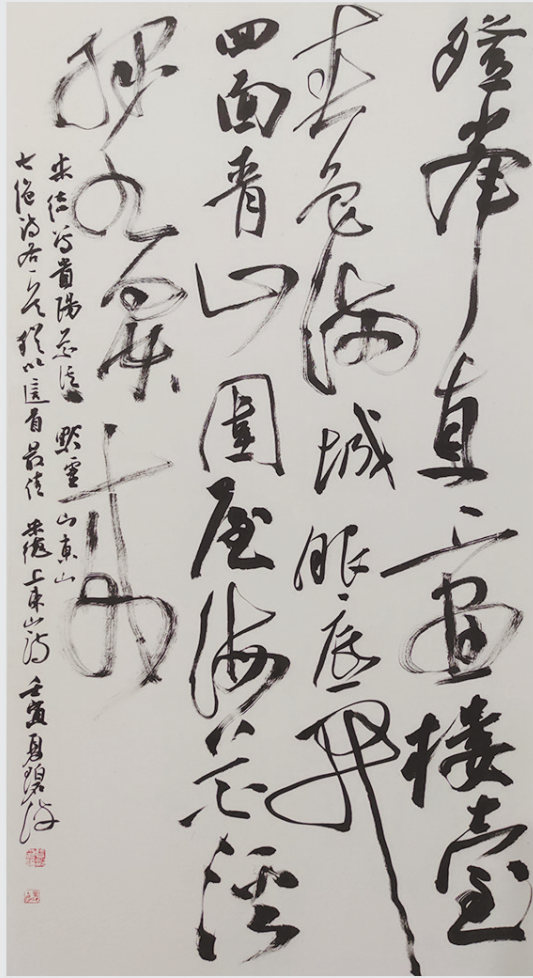
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，我在一个玻璃展柜中，看见把铜质军号静静地躺在深色的绒布上。这是当年红四军二十八团用过的号角，铜皮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金黄，氧化成一种沉郁的暗赭色。军号身上有几处细微的凹痕，那是枪林弹雨留下的印记。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部队改编而成，是红四军主力团，因战斗力强劲号称“钢铁团”。这把军号曾多少次伫立在茨坪的风雪里，又多少次在龙源口的阵地上被吹响，那是热血奔涌的呼啸。这把军号吹响时，五百里井冈山山回应，旌旗招展，万木皆兵。司号员与司令员只是一字之差，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，红军队伍中曾流传一句顺口溜：“司号员鼓鼓嘴，千军万马跑断腿”。

从井冈山回到遵义不久，我在新蒲新区红军遭围援游击队革命活动陈列室，惊奇地发现一位有姓无名的红军司号员介绍。展板上只有一段简短的文字：“张某某，司号员，大约18岁，1935年3月19日，在磨刀溪战斗中被害，英勇就义”。这位没有留下全名的年轻的司号员，让我久久萦怀。

从古田到瑞金，从井冈山到遵义，我一路追寻着这些青春勇毅的身影，追寻着他们凝固在时光深处的号音。中国军号，依然保持着向黎明进奏的姿态，从黄洋界上的炮声到天安门前的脚步，这号声已化作血脉，在每一名中国军人的胸膛炽热奔涌。

中国军号，号音回荡，军魂永驻；中国军号，号音嘹亮，热血河山。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草书
《朱德 上东山》
夏碧波

登峰直上画楼台，
春色满城眼底开。
四面青山围屋海，
花溪绿水向东来。

夏碧波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
长沙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八一建军节

战友之歌战友情

张金强

2017年春节，战友们自发开展了一项公益活动，即每年春节和八一慰问本连烈士的父母。大家的想法：烈士为祖国尽忠，我们为战友尽孝。

我们所在的连队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边境作战中，先后牺牲了袁明学和普光寿两位战友。袁明学来自贵州纳雍农村，普光寿则来自云南峨山农村。

战场上两位战友都表现得十分英勇，都是在哨位上被炮弹炸死的，袁明学当即被炸得粉碎；普光寿两腿炸断，肚皮炸开一个大口子，班长罗胜清将其抱起，因伤口面积过大，两个急救包的纱布都不能完全覆盖。这时，副班长袁仁文又将自己的急救包递给了班长。普光寿从昏迷中醒来，用微弱的力量按住班长的手说：“班长，我不行了，再多的急救包也是浪费，战友们还需要。他吃力地将干粮袋里两块半压缩饼干递给班长说，敌人封锁了补给线，故事班已经几天无法送饭了，有的战友干粮已经吃完，这两块半饼干你分给战友们，让大家一定要坚守住阵地”。说完，便倒在了班长怀里。

后来两名烈士都被追记了三等功。

我们所在的连队曾经执行团后勤农业生产任务，在永平镇生活工作了两年半，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2014年10月7日，云南省景谷自治县永平镇发生6.6级地震。消息传来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战友迅速发起了抗震救灾捐款活动，并得到其他连队热心战友的响应，一次就募集善款16万元，为永平镇大寨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。

灾后重建工作结束，大寨村民邀请捐款战友来永平过2017年的泼水节，分别了33年的180多名战友在第二故乡重逢，大家一遍又一遍地欢唱着《战友之歌》，铿锵有力的旋律一次次撞击着每个战友的心灵。袁家荣是战场上的卫生员，两位烈士的遗体当时都是他收殓护送下山的，他对罗胜清说，老班长，我常在梦中见到牺牲的两位战友。《战友之歌》中所唱，既“亲如兄弟”又是一个“钢铁集体”，趁我们还有精力，能不能组织大家为两位烈士做点什么？四班长严勇辉、事务员王万贤和其他几位战友闻声凑来说：“那就趁两位烈士的老人还健在，我们替他们尽点孝吧。”

这件事至今已坚持了10年，在本连范围内募捐资金约10万元，慰问两位烈士父母20多次。老人们每每见到去慰问的战友，就如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亲切，有一次，去慰问的战友问普光寿的妈妈：“大妈，您已经熟悉我们了，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？”大妈隔了一会儿说：“没有什么好说的呢，国家有难，每个母亲都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去保家卫国。”

3年前的8月上旬，几位战友相聚。建军节时，我们都参加了各自入伍时所在连队举办的庆“八一”活动，相关情况早在相传的视频中，但当我们拿出手机播放各自随机录制的视频时，视频里大会上唱的是《战友之歌》，班排小会上唱的还是《战友之歌》，敬酒时唱的是《战友之歌》，车厢里唱的还是《战友之歌》。这把我们都震惊了。这首歌从1979年问世以来，伴随着我们这一代军人，我们这一代人之后，这首歌还会有人唱吗？战友任炳学说：“肯定还会有人唱的。”“那我们就在国庆节约上一些战友再唱一次《战友之歌》吧。”

《战友之歌》作曲者杜兴成的老家祖屋“杜家堰坎宅院”在遵义市绥阳县，是黔北一处清代古建筑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始建于清咸丰初年，已有近200年历史。

2023年中秋国庆长假的第四天，我们200多名战友和家属来到“杜家堰坎宅院”，整齐地列队在刻有《战友之歌》歌词的石碑前。随着指挥的一声“预—备—起！战友战友亲如兄弟/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/你来自边疆/他来自内地/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/战友/战友/这亲切的称呼/这崇高的友谊/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/钢铁集体！”战友们豪迈的歌声，让空气中的尘埃仿佛都微微颤动；这高亢的旋律，铿锵的节奏，划破长空穿过旷野，飞向了远方。

参军记

王灏

那是36年前的事了。1989年我高考失利，因家里兄弟姊妹多，复读一年已不现实。那段时间，父母很为我的未来发愁。父亲思前想后，说着能不能争取去参军入伍，兴许还会有报考军校的机会，不然的话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可惜了。那个时候高中生一个村没几个。说到参军入伍，一个人口两三千的行政村每年也就一两个名额。

当时在乡供销社工作的叔伯哥，十分支持。随后便听说1990年春季要继续征兵，为增加成功率，春节期间，邻乡武装部部长来村里张姓邻居家走亲戚时，父亲特意带我前去咨询拜访。春节过后，经历了报名、村乡推荐、县医院体检及政审等一系列环节。其间的一天，我在乡政府门口遇见乡武装部部长，特意拿出高中毕业证让他过目，据说他是部队的连长转业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很干脆。征兵期间，来自驻滇某炮兵旅的接兵干部还专程到我所任乡，对我乡经过筛选的30多名应征青年进行了政治常识测试。测试一结束，接兵的姚连长即任在乡武装部找我谈了话，了解我的情况。

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里，心情是迫不及待的。乡政府工作的一位同村同族大哥，很关心关注我当兵的事。为缓解我的焦灼情绪，还叫我去他在乡农经站的家吃了顿饭，给了我不少鼓励和祝福，那份善意与温暖，让我感念至今。

记得是3月9日傍晚，喜讯终于降临，我们全家在翘首以盼中终于等来了《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》。当时父亲还在村头地里忙活，两位陌生人突然上前打听我家地址，原来他们是受乡武装部委托，专程来送《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》的。这两人是附近行政村的兄弟俩，哥哥是村干部，弟弟也将和我一同参军。父亲热情地邀二人到家里来，还特意留他们吃晚饭。二哥当即出门买了熟菜和酒，母亲也麻利地张罗起饭菜。饭桌上，两家人像亲人般拉家常，今日同乡，明天战友，都盼着我们到了部队后，能相互帮助、彼此照应。

根据口头通知，第二天早饭后，父亲骑着自行车，我坐在后座前往距家10多里的乡政府领取军装被服。全乡与我一同被批准应征入伍的20多人，在乡武装部逐一点名后换穿了军装，现场学了打背包，部长讲了注意事项，提出了具体要求，诸如给大家留几天时间走访亲友，务必注意安全，要记牢出

发的时间并按时到县人武部集中等。时任乡党委书记作了很长的讲话，多是强调到了部队多为家乡争光、遵守好部队纪律等。散会的时候，已是中午12点过了。回家的路是土路，路况不是很好，加之领取的军装被服等放在后座，父亲更多的是推着自行车，我并行走右侧，边走边聊。时年父亲已是快60岁的人了，彼此都希望时间走得慢些，再慢些，不多的话语中夹杂着淡淡的伤感。父亲多是嘱咐我到了部队珍惜机会，好好表现。此时此刻，身着军装的我，壮志满怀之感油然而生，坚信读了多年的书会有用武之地。在走亲访友的那两天，同村有个叫田新民的同龄人，见到我说，等你回来探亲时一定会穿上“四个兜”的（当时的军官服），真是朴实又美好的祝福。

按照乡武装部明确的时间要求，3月14日吃过早饭，二哥骑自行车送我到了距家40多里的县城，中午一人吃了碗烩面，他嘱咐了我几句就回去了。随后我便到县人武部集中，下午即统一到县粮食局招待所集合并住宿。据了解全县共有80多人与我一同到部队，接兵的姚连长明确了第二天出发的有关事项。当晚住在县粮食局招待所旁的一个仓库，睡的是地铺，用的是配发的军用被褥。

3月15日天还未亮，我们就收拾行装统一集合，按照分组上了客车，前往漯河火车站。车子要启动时，众多送行的人与新兵依依不舍的话别场面很感人。那一刻倍感孤寂的我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干出个样子再回来。

当天中午赶到漯河，换乘火车专列前往昆明，经过4天4夜于3月19日傍晚到了昆明站后，又改乘米轨小火车到达宜良，部队派来的军车接我们到部队时已是深夜了。一到连队，就喝上了热烫的、放了盐巴的大米稀饭，瞬间驱散了几天来的疲惫与寒意。

经过了一段严格的新兵训练，1990年5月1日我被正式授予列兵军衔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军战士。

时光荏苒，廿五载军旅生涯，是我人生重要的淬炼时光。自一介普通青年，入伍不久就有幸参加旅教导队预提骨干培训，接着又先后当上了副班长、班长，入了党，在部队这所“大学校”熔炉中，历经军队院校培养，以及后来多岗位磨砺，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扎实军旅路。

2015年底，我转业至地方党政机关工作，至今已10载有余。那段军旅岁月，我始终铭记于心。

八一建军节

丙安的石板街

王卫东

雨停了好久，青苔还在做梦。石板的棱角像是被红军坚实的脚步踩平磨圆了，滑溜溜的，像时光的皮肤。

清晨第一缕阳光从八舅屋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薄薄的，像刚滤过的糯米酒。石板街上浮着一层潮气，湿漉漉的，映着天光，亮晶晶的。挑水的表弟走过，木桶吱吱呀呀地响，水花溅出来，在石板上画出一串湿印子，又很快被石头吸干了。五嬢家开了门，嘿吱一声，炊烟慢慢悠悠地升起来，缠在吊脚楼的檐角上，不肯走。

午后的太阳正正地照着，石板烫脚。一只半大的灰土狗趴在门槛上吐舌头，影子缩成一团。认识和不认识的孩子们赤着脚跑过，啪啪啪的响声在巷子里来回撞，像在敲一面看不见的战鼓。赤水河畔的吊脚楼像是都闭着眼睛，只有竹椅空着，摇扇搁在扶手上，主人到隔壁喝单碗还没回。这时候的石板街是安静的，安静得能听见石头底下水渗的声音，咕嘟咕嘟的，像在说梦话。

丙安的石板街窄得只能容下一线天。两边的木楼歪歪地靠着，仿佛在说悄悄话。吊脚楼的影子斜斜地躺在石板上，碎碎的，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形状。偶尔有只花猫窜过，爪子轻得像一片竹叶划过。

这里的石头会呼吸。白天吸进日头的热气，夜晚吐出河水的凉意。我赤脚走过，感觉脚底下不是石头，是许多年前的故事——盐商的马蹄，纤夫套船用的石凳子，红一军团的马灯，战士的绑腿和草鞋，还有老外婆年轻时的绣花鞋。每一块石板都藏着一首诗。

石板缝里长出些野草，细细的，绿得发亮。它们不知道什么是历史，只晓得春天来了就冒头，秋天到了就枯黄。萧瑟秋风吹过，换了人间，继而有一朵红云飘过来，满山的楠竹被北风吹得簌簌作响，像是在行军的红军战士。如今的乡邻们都明白了一个理儿：这山这水，就是世世代代的饭碗。石板还是那个石板，石板街还是当年的石板街，只是山更青了，水更绿了。当年的乡场变成了如今的丙安古镇，吊桥上红色旗帜猎猎风响，多了好些游人，不时传来一些手机铃声和汽笛声……

黄昏，石板街成了金色。每一块石头都像一面古老的铜镜，映着天光云影，映着来来去去的脸。表叔公坐在门槛上抽叶子烟，烟雾袅袅地升上去，缠住了屋檐下的红灯笼。

夜深，石板街睡去。偶尔有脚步声叩响寂静，笃，笃，笃——像在一扇古老的木门。赤水河在不远处流着，水声隐约传来，像是石板街轻轻的新声。

石板街静静地躺着，让每个走过的人，踩出一首属于自己的诗。